

## 珍藏党刊留真情

杨清舜



在我的书柜里，珍藏着不同时期出版的省委党刊。虽然它的名字从《支部生活》到《党的生活》、再到《云岭先锋》，但我对它的关注从没变过。

1998年底，我刚工作一年就被抽调到德宏州委村建办工作，第一次看到《支部生活》。那时的我被这本杂志吸引，便尝试投了一篇有关村建工作方面的稿件，没想到很快被《支部生活》采用。自此，我投稿热情高涨，陆续在《支部生活》发表了多篇文章。每一次收到杂志，我都会把刊发有自己文章的杂志收藏在家中的柜子里。

2004年，我调到德宏州委组织部工作后，写了一些关于德宏州人才工作的文章，发表在《支部生活》及后来的《党的生活》上，我的一篇文章还获得杂志社“人才纵横”征文二等奖，另外的两篇文章荣获三等奖。党刊不仅为基层通讯员提供了发表党建、评论稿件的平台，还帮助我提高了写作能力，促进我成长。

2021年，我被德宏州委宣传部抽调到州委党史学

习教育办公室，手头有了新闻稿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投给《云岭先锋》。2021年下半年，《云岭先锋》刊登了我的两篇稿件。2022年，《云岭先锋》征集“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大家谈”评论文章，我投的稿件经过编辑悉心修改后，得以发表。

给《云岭先锋》投新闻、评论等稿件，不仅让我提高了新闻稿件写作水平，也提高了撰写评论的能力。

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党刊不断在改版升级。如今，翻开珍藏在书柜里厚厚一堆不同时期的党刊，从初期《支部生活》的朴实无华，到《党的生活》的美观大方，再到《云岭先锋》的精美版式，文章越来越贴近群众，我非常喜欢，身边的朋友常说它是“群众的最爱，党员同志的知音”。

珍藏《云岭先锋》这么多年，我早已与它结下深厚的友谊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《云岭先锋》这份精美的党刊，将是我永远的好伙伴。

我和党刊的

故事

## 父女两代党刊缘

和明珠



虽然我是一名只有两年党龄的党员，但我与《云岭先锋》的渊源，从父辈便开始了。

我父亲出生于怒江州兰坪县的一个小山村，村子位置偏僻、交通落后、信息闭塞。那时，精神世界的匮乏激起人们获取知识的渴望，报刊成为认识外界的主要渠道和重要窗口。每当新一期《支部生活》送到时，村里的扫盲夜校总会聚集起比平时更多的人。读小学的父亲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“识字人”，就在扫盲夜校把《支部生活》刊登的文章读给村民听。

1989年，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里的中学任教，他坚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订阅刊物，其中一本便是《支部生活》。父亲常说，《支部生活》像一位老师，向他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云南的最新政策、时政要闻等，启迪和激励他坚定理想信念。同时，《支部生活》更像一位朋友，滋养了他的精神世界，坚定了他跟党走决心。

1993年，父亲工作岗位变动，到另一所中学任教。校长是一名老党员，他和父亲一样每月都坚持阅读《支部生活》，因为有共同的习惯，交流便多了起来，后来，这位校长成了父亲的入党介绍人，父亲也如愿加

入党组织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从《支部生活》《党的生活》到《云岭先锋》，无论如何更名；从学校到教育局，无论岗位如何变动，党刊一直是父亲必备的重要精神食粮。

我上初中时，父亲便有意识地将《支部生活》放到我的书柜，那时我对杂志报道的先进人物故事颇感兴趣，“红色种子”就此埋在我的心中。2011年，我到城里上学，《支部生活》更名为《党的生活》。每次离家时，父亲都会给我带《党的生活》，我学习之余会拿来看看，一来武装头脑，二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。

如今，我已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，也成了一名组工干部。工作经验的不足，让我常常有强烈的本领恐慌，这时我便会一头扎进《云岭先锋》，了解最新的政策动态，学习各地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、做群众工作的经验，持续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。

感谢党刊启发和教育着我，要做一名一心为民的服务者、国富民强的建设者、执政为民的践行者，把人生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中。